

我们祖先生活的四天

——第一天:最初的食人族

俞天颖 编译

4 DAYS OF THE LIFE OF OUR ANCESTORS

在我们悠长的发展史上,史前人类的生活,至今仍有不少未解之谜。人类学家通过这里或那里的文化遗迹,拼接出合乎逻辑的进化史链条。这里要讲的是史前人类发展的四个阶段,浓缩成四个发生在一天里的小故事,时间和地点分别是:西班牙的阿塔普埃卡(Atapuerca)(80万年前),法国南部阿尔代什地区的肖韦(Chauvet)岩洞(3.2万年前),叙利亚的杰夫·埃尔-阿马尔(Jerf el-Ahmar)小镇(1万年前),布列塔尼的布贡(Bougon)(7000年前)。

阿塔普埃卡人类遗址位于西班牙布尔戈斯市以南15公里的格兰·多利纳(Gran Dolina)。1977年,考古学家卡斯特罗等人在这里发现人类化石,距今大约80万年,定为人属新种,命名为人属先驱人(Homo antecessor),认定它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

生存下来不是件轻松的事,差不多每天都会死人。

共同祖先。在阿塔普埃卡一共发现了六具人类骸骨:两具为3岁~4岁的儿童,两具为12岁~13岁的少年,两具为18岁~19岁的成年人。1994年~1996年间,人类学家又在这里的岩洞找到一些动物骸骨,发现有切割宰杀的残迹。卡斯特罗和同伴相信:已经发现的六具骸骨,是人类自相残杀的留存。在80万年前的某一天,他们被五个同类捉住、宰杀,然后吃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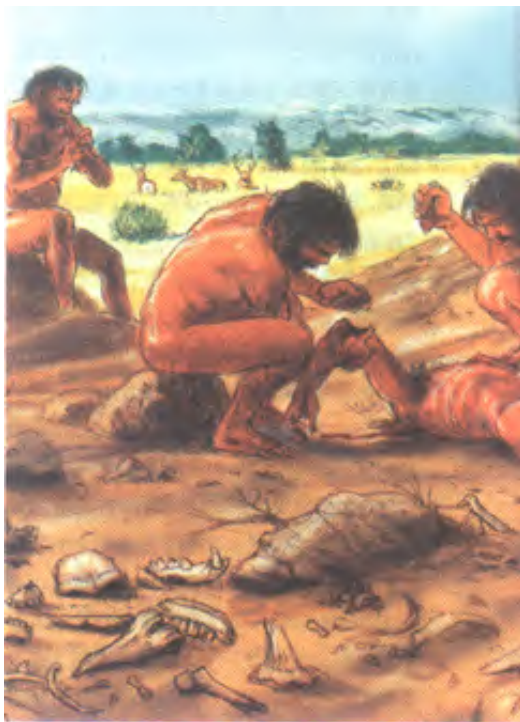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,下面这篇用第一人称写就的故事,可以为我们描述那一天都发生了什么。

这一天,一开始便美妙异常。因为天冷,我很早就醒了,这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。夜里下了一点薄雪。出洞之前,我飞快地向外张望了一圈,结果发现了他们。那是个女人,怀里还抱着个孩子,缩成一团躺在那儿,身上盖着细细一层雪花。我走过去用脚踢踢他们,没见动静,他们已经冻硬了,就像一块石头。显然,这娘儿俩没能找到块更舒服的地方过夜。而我呢,已经好几天没有东西进肚,就连树叶浆果都没沾过。在天寒地冻的季节,这实在是常有的事。今天可好,面前的这两个倒卧儿,恰是老天赐我的厚礼。凑巧的是,我手边还有昨天从山上找到的锋利石块,稍加敲打就是切骨剥皮的利器。我决定从那个孩子下手,还得尽量干得快些。同伴们肯定已经听见我敲打石块的动静,他们会马上围拢过来看个究竟——没有人会为了

自娱自乐而敲打石器。可要是每个人都来分一口的话,那就不够吃了。

我们刚离开栖息地的时候,人数还挺多的,大约有四十来号。渐渐地,由于寒冷,加上野兽的袭击,每天都会死上个把人。因为已经

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所以我只盼能快点找个理想的地方安身。上次打野牛时,我落在最后。其实我是倒数第二,跑在我后面的那个老兄,身子骨比我还柴。他站在我后面找到那堆野牛骨头的时候,一只猛虎亮着一口吓人的大牙从虎群里蹿过来。我那可怜的老兄,既没时间逃,更没力气反抗,只来得及拼尽全力叫喊。他一定想让我们救他,结果反而激得其它老虎也围了过来。它们跟在我们后面已经好几天了。我们根本没力气杀掉



它们,只有趁它们逮住一个人时四散逃命的份儿。

差点把命搭上,都是为了几块野牛的肋骨——我最后一个赶到时只剩这点东西了。我用一块大石头把它们敲碎,吮吸里面的骨髓。味道还不坏,但对一个快饿瘪的人来说,这点东西实在差得远。

如果早上没有这个孩子下肚,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天,大概也得变成老虎嘴里的一道菜。太阳升起来了,大家多少恢复了点活力,又该动身了。赶路的时候,我一边忍受着饥饿,一边梦想能有头麂子撞上门来。就是头鹿、马什么的也好啊。那边,在橡树林深处,应该有野猪出没。干吗不打只野猪来吃呢?我太喜欢野猪肉了,上一次我吃它……咳,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。其实最理想的,莫过于打到头猛犸,那样好几天都不用发愁找不到吃的。

够了,收收心加紧赶路吧,要不然头领该生气了。他看我的眼神,已经半是垂涎,半是挑衅。头领是我们当中最壮实、最危险、当然也是最招娘儿们喜欢的家伙。谁都能看出来,这会儿他也饿着呢,尽管今天早上他吃的最好。除了他,还有谁能领导我们呢?大家彼此都长得差不多,头领也长着和我们同样

的下颌,嘴里同样一副厚实粗壮的牙齿。如果没有眼眶上突起的肉脊,他还显得风雅些。我们跳不过马背(1.6米),头领同样也办不到。他的确能把石器打磨得非常锋利,可也敌不过我的手艺——这可是咱的专长。他能当上头领,大概就是因为比我们更强壮,也更勇敢。

今天,我们必须找到水。雪化了,很快就渗到地里,一点也指望不上。几个同伴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河,我们还在地上发现许多动物的脚

不走运的时候,就可能变成别人的一道美食。

印,有鹿、麂子、狼、野牛、马……真像个大食橱。这片土地显然更方便生活,我们应该就在这里落脚。当然,地上也发现了老虎、豹子和熊的脚印,可是我们别无选择。我还留意到,这里有许多非常容易加工的石块,可以用它们制成称手的工具切割猎物。在头顶上方的山坡,有许许多多岩洞,我敢肯定,有一些非常适于存身。毫无疑问,这儿正是大家一直寻找的地方。我们能在暖暖和和地睡觉,安全享用打来的猎物,等着好日子重新回来。这时,我已经为自己物色到一个理想的岩洞,洞口正对着平原,既可以方便地观察平原上野兽的活动,又能享受午后的阳光。洞里肯定非常暖和,而且光线充足——我觉得应该快点跑上去瞅一眼。

我意识到,大家都觉得这里确实是块理想的营地。所有人的神经都松弛下来,大家驻足休息,脑子里转起男欢女爱的念头。我得承认,尽管累坏了,但心里确实充满对这事儿的渴望。我瞅着对面的女人,看出她和我一样也不想错过这样一段温存。我挺起胸膛走过去,她的两个孩子见到我便一溜烟跑开了。他们虽然也就三四岁的年纪(那时的人以难挨的冬天记岁,度过一个冬天即长一岁——译注),却已经明白我们接下来要干的勾当。他们怕我,她却相反,一点也不紧张,等着我走近。我用力拉住她的胳膊。但恰恰就在此时,四周响起歇斯底里的叫喊。一队野牛出现在视线里,所有猎手都集合起来。真扫兴,我也必须赶过去。拾起锋利的石块和木桩削成的短矛,我朝着其他猎手跑去。让娘儿们见鬼去吧,打完猎再行好事也不迟嘛。今天这次,我可不想再落在最后面。

我们从山顶上窥伺这群野牛。它们有很多,把其中一两头从大群里隔开并杀掉,看起来不是件太难的事。这会是场轻松的狩猎。这时,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吃惊。在我们新发现的这块土地上,有许多经过琢磨的石器,这些石器的边缘非常锋利,我敢肯定绝不是天然形成的,一定出于另一拨同类之手。他们还在这儿吗?

转脸看见同伴已经悄悄向山下的野牛

群摸去,我暂时忘掉担心,跟了上去。尽管小心翼翼,那些畜牲还是很早就发现

了我们。最机警的一些野牛已经远远避开,剩下的留在原地,一边啃着草皮,一边用眼角余光打量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我们已经靠得相当近,猛地,有一头牛跑起来了,其它的开始跟着它狂奔。其中有一头牛看上去不那么健壮,它起步慢,跑起来也不像其它牛那么利索。它吓昏了头,不知道该往哪边逃命。于是,我定下它作为猎杀的对象。两个年轻的猎手跟在我后面,他们不过十二三岁的样子,还没有积攒下足够的打猎经验。想把这头牛放翻在地,还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虽然已经把它逼到一棵大树旁边,它还试着想顶我们一家伙。我们手里的短矛不断刺穿它的身体,接下来只须跟在后面,等着它倒地身亡。受伤的野牛往林子里钻了很深,我们寸步不离地盯着。这时,远处传来其他猎手的呼号,这声音绝不是向我们传达胜利的喜悦。一丝恐惧袭上心头,身后的年轻人朝我看过来,眼神里充满了不安。难道有同伴遭到了袭击?可是这袭击又来自哪里?我想起山上那些打磨过的石器,于是不再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制作这些石器的家伙,肯定还在这一带出没。但我努力不去想这些,继续把精神集中在已经踉踉跄跄的野牛身上。它颓然倒地,我大踏步冲上前去……

猛然,我一下子被钉在地上,一根突如其来短矛刺穿了肚皮。我感到两腿发软,想蹲下来,别让自己摔个狗吃屎。一个汉子走过来,冲着我的肋骨就是一脚。见我全无反手之力,他非常满意。这真是不可思议,看起来他长得和我一模一样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,我们的部落闯进了他们





在布尔戈斯发现的六具人类的遗骸，它们和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动物遗骸一样，有被切割的痕迹。人类学家推断，这六个人死于同类之手，并被他们吃掉。

的领地。这些优秀的猎手，一直耐着性子等待时机宰杀我们。我那两个同伴怎么样了？我看见一个已经断了气，另一个还在挣扎蠕动，他肚子上和我一样插着短矛，一个猎手正抡起大石块冲他脑袋砸下去……

猎手把短矛从我肚子上拔出来，拎起我的两条腿把我扛上肩头。其他人对我那两个同伴也如法炮制。一行人朝着早些时候我准备和那娘们儿成就好事的地方走去。那可怜的女人也没逃过这场屠杀，两个孩子倒在她身边。我们像猎物一样，被猎手们一路扛着走进我本该去察看一番的岩洞。里面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一样，入口处浸浴在夕阳的余晖里。山洞虽然很深，却明亮异常，阳光从头顶上的大洞直透进来，把洞里最深的角落也照得清清楚楚。猎手把我撂在地上，身边到处都是打磨好的石器，那手艺和我的也差不离。这里还有许多动物骨头，我想大概是些鹿子和鹿。这时，猎手在我身边坐下，我明白什么就要降临到身上。这一套，以前咱也做过不止一次。猎手看了我最后一眼，仍是那副心满意足的表情。在我头上，巨大的锋利石器被他高高举起，手起石落……（待续：第二天：宗教萌生的艺术之光。）■

（责任编辑 钱 萃）

我们的祖宗，谁？来自哪里？

物种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才算拥有最初人类的特征？长期以来，人类学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辩论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压倒多数的人类学家才确定：直立行走（两足行走），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最初的，也是最基本的特征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化石表明其主人不会站着走路，那就可以把它从我们的祖先里排除出去。

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所有特征里，直立行走是出现最早的。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，因此当古猿能够两足直立行走之时，古猿就进入人的范畴；在分类上，归于人科。虽说“劳动创造人本身”，但人类能够制造工具，其实是较后时期才出现的事。能直立行走，但还不能制造工具的人，称为“前人”；能直立行走，又能制造工具的人类，称为“真人”。前人和真人又各分为几个属和种，合为人科。

按照瑞典学者林耐提出的生物学命名原则，一种生物的学名，用两个拉丁字母来命名。第一个字是属，意思是一群相似的种；后一个字是种，意思是一群能产生生殖能力的个体。“前人”，即能两足直立行走的猿、地球上最初的人类，其化石最早发现于南非，随后又在东非大量发现。在属上，人类学家把它归于“南方古猿”，其下又分成数个种：如鲍氏种、粗壮种、阿法种等。他们生活在距

今100万年以前（最早的化石可以上溯到440万年前，即“南方古猿始祖种”）。

人类进化到真人阶段，开始制造工具。真人在分类上为人属，至少已分为三个种：1)能人(*Homo habilis*)，发现于非洲，其标本主要来自距今140万年~240万年前的沉积，估计可能有简单的语言。2)直立人(*Homo erectus*)，发现于非洲、亚洲和欧洲。直立人生活在能人之后，距今大约200万年~20多万年前，猿人是他们的俗称。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迹就属于直立人。而我们四个故事的开篇，就从西班牙阿塔普埃卡发现的“人属先驱人”开始。3)智人(*Homo sapiens*)，所有现在的人都归为这一属种，最早出现在20多万年前。我国的丁村人、马坝人，均属智人。直立人怎么进化到智人，至今仍不甚清楚。故事里提到的尼安德特人（尼人），化石最早发现于1856年，是早期智人的代表，主要生活在距今13万年~34万年前。

最后提一句阿塔普埃卡发现的“人属先驱人”。按照发现它的人类学家的看法，先驱人既有明显的现代人特征，又具有古老人化石的特征。因此他们认为：先驱人最后进化成两支。其一为智人，最终发展为现代人；另一支进化为海德堡种人群，再到尼人。所以故事的开篇说，先驱人是现代人和尼人的共同祖先，应理解为一棵树上的两个分枝，而不是先驱人—尼人—现代人的顺序。■

（小蒙 辑）